

遜
志
齋
集

五



遜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曹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書

與采苓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

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歔然未嘗斯湏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

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

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

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
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
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墻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悅
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
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踈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
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
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
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

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踈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

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

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
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
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
歸者有歛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
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
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
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
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
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灾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朔日冀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雞恐不蠲

潔不復賁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
文况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繼續其後
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
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
覆感歎夜不復瞑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
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
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
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隳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
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

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
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
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
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
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遙遠日久願見之心甚
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荅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
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濶事卒不成
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

於群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
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
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
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
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
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
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
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
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
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湏忘耶受

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魏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

謂公侯後死者而後著焉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

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遺
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
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
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
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
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
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
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
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
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
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
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
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
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
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
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

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